



温岭日报

新闻热线
8690 1890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温岭日报社主办

2020.12.26 星期六 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十二

国内统一刊号 CN33-0106 总第6915期 今日4版

水归大海流方远
树到长年影亦疏

记晚清耆宿王薰

《椒花集》

王薰是清末秀才。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公派生），攻读的是法律。但他最终没有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这应该和他父亲有关。王薰年平生以行医为业，在太平传染病流行时出诊救治病人而被感染，回家两小时即病逝，临终时留下遗言，嘱下一代切勿为医生和律师。王薰九岁丧父，日后潜心攻读《四书五经》，中得秀才后，尽管家中满是父辈留下的医书，却从未涉猎；留学时学的专业是法律，终也没成律师。他这辈子从事的基本上都是文字、教育方面的工作，与医学、法律毫不相干，想来是为了恪守父训。

王薰年轻时，曾为王咏霓先生之幕僚。王咏霓乃黄岩人，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门生，晚清政要，工诗文，善书法雕刻，为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王咏霓推崇王薰，常于宾客前夸奖王薰，称其“后生可畏”。

1921年至1923年间，王薰被县知事徐庆嵩委为温岭县参事会参事。民国时期的县参事会，主要审核县议会所议之案件，然后交政府执行，是县行政的辅助机关，县知事兼任参事长，其余参事由县知事委派。其时温岭的县参事会，一共有参事六人，其中有五人是兼职的，只有王薰是子然一身，由此可见，参事会做事的就他一个人，且他尽职，办事靠得住，受领导信任。

1930年，张心柏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薰受张之邀，担任了财政厅的秘书长。但次年张心柏被迫辞职，王薰亦只得单身赴福建谋事。他先在福建蒲城县政府做事，但那个年代，是一任县长一班人马，而且县长是走马灯似的在换人，没多久蒲城县长被换，他只得再自谋职业。孰料觅事辗转途中，竟遭土匪绑架，被劫持至匪窝。甄别期间，王薰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自诉是读书人，想到福建找事做，混口饭吃。土匪中居然有自诩识相理之人，他见王薰一张敦厚的面孔，一双皮肤粗糙、指节肥短的手（天生的），认定王薰就是一位穷苦人家出身的读书人，非得要留他一起共事，且许以“文字”一职（意即仅做文案策划，不必亲自去参加打家劫舍活动），并留置王薰不放。王薰几番推辞，最终被释，土匪惜其才，竟赠之以藤箱一只，路费若干，礼送出境。此时的王薰犹如脱笼之鸟，哪里还敢再找什么差事，赶紧打包回老家。回到家中，家人正为其久无音讯而焦急万分，见他平安归来，自然是喜从天降。说起福建谋事一节，夫人吓得泪流满襟、人发抖，除感谢上苍有眼、祖宗保佑外，再也不让王薰出门谋事了。

王薰回到温岭后，在温岭县财务会担任过副主任委员，连任六届。期间，他还在温岭中学兼任教员，现年99岁的赵湘先生是王薰当年的得意门生，说起王薰，赵先生记忆犹新。她说，王薰教授的是国文，因赏识她平日的作文，常教导同学要向她学习。王薰对同学

极为和气，同学对老师也很随意，师生之间经常开玩笑，男同学们甚至闹到把王薰的衣服脱下来又重新穿上去并帮其扣好纽扣的地步；平日还自制弹弓，常挟弹携壶，赏山景，打鸟雀。一位前清秀才，年届六秩，犹如《射雕英雄传》之老顽童，确属难得可贵。

王薰为人厚重，他曾在报馆做过新闻文字工作，先后相加竟达十年之久。他觉得最自豪的是自己“秉笔长厚仄纵横”，意即十年来，虽尽日与笔墨打交道，但从未议论过别人的隐私短长。故深得同僚尊敬。

之后，年事已高的王薰因脑溢血中风，虽经疗养身体日渐恢复，但终不如前，就居家莳花，与友人诗词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省各地麟选文史馆馆员，王薰以其资历、身份、声望等综合因素及《填海诗文钞》而中选，自此衣食无忧，晚年安逸。

太平癸卯举人赵佩芷与王薰年、王薰父子交谊甚厚，多有诗文唱和往来。赵佩芷特别看重王薰，他的《石芙蓉馆集》有《王韵卿先生<梅花百咏>序》，其文中有关于王子簪山以能文名，所为古诗骈文，出入汉魏六朝，唐以下盖不肖言，予见而异之，以为三古以降，斯文道丧，风雅流歇，何所得而能善也。迨观其尊人韵卿先生及母氏林儒人所为诗，而知王子之能文，盖淑渐于庭训，所谓家承而世袭者也。王薰为吾邑巨擘，代以文显。先生与儒人各席其家之传，王子复从而衍之，观其先而王子之奉其传可知，观王子而先之所未传而待以传者又可知也。

赵佩芷谢世后，1940年秋，他编纂之《花山志》得以刊行，《花山志》蒐集了温岭花山诗派前辈的诗文佳品，王薰年、王薰父子的诗作亦被选入其中。赵佩芷之哲嗣赵立民先生请王薰为《花山志》作序，大凡作序文者，或有相当资历，或彼此都是相知朋友，否则难为此任。王薰在文中结尾写道：昔孝廉曾序吾先子诗矣，又切平生文字之感，故不获辞而序之，亦以慰孝廉泉下之灵也夫，真可谓是文字因缘。

赵立民先生的《棟花庐遗集》中，亦多有与王薰唱和的诗作。《棟花庐遗集》称王薰为台州鸿儒，鸿儒者，学识渊博之学者也。王薰则有诗作《庚子仲春八十自述叠七十韵》，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评论，诗云：

内妻非佛才非仙，白首青衫六十年；辈类不堪问泮水，平安尚有报烽烟。一庭月有漫花淡，二月风无倚树颠；大小逍遥同一适，抢楼鸟亦戾天禽。

兰在庭阶月在波，老夫心事已无何；陶潜柳是尘容少，庾信园还诗意多。窥隙影过飞鸟捷，隔溪坐见故人过；等闲亦有轻轻劫，本性由来不受磨。

五代相传于此居，小人见小爱吾庐；水归

大海流方远，树到长年影亦疏。证取常新明月镜，勾留大好夕阳车；当前摇进知多少，衰惫尚能大事书。

拓开造化罢神灵，天际飞飞有卫星；壮岁喜闻酒德颂，暮年未读卫生经。两行玉笋临新宅，一树琼枝映锦屏；遗种叟逢新岁月，花香历历梦初醒。

于世落落无重轻，遗行有在照人明；论文老宿推厉害，秉笔长厚仄纵横。可堪琐琐泥旧，对此煌煌计划成；耄老所须惟果腹，田歌风起乐春耕。

王薰家原藏书甚丰。《温岭县志》载：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山洪暴发，县城西墙崩百四十丈，冲毁数百家民房，淹死七八十人。大水不仅夺走了王薰祖母的生命，还冲塌了他们家临溪的藏书房，里面的藏书均遭席卷。台州一代宗师戚学标先生是王薰年的外祖父，平日交往甚密，家中多有戚赠送之亲笔题词、古版书籍；王薰年多年积集之医书，王薰自己所学之法律书籍，王家世代研读之经书范文，更有王薰年以及王薰自己平日所作的各种诗词文章，所幸这些皆整理装入柜、箱，视若珍宝，藏于正屋上间、楼下，未遭水灾，尚有十数柜、箱之多。然在日后的破四旧中，丧失殆尽。故《梅花百咏》《填海诗文钞》等手抄著作仅见于记载而不见其真本。

温岭当年呈报王薰为浙江文史馆馆员送交的就是《填海诗文钞》，想来《填海诗文钞》在浙江文史馆应该尚有留本。近闻省文史馆收藏有王薰之母林玉筠女士之《椒花集》，赵佩芷云：林孺人存有《椒花集》一卷，然数帙之书已足观其生平而贻其后人矣。可惜未能窥得《填海诗文钞》与《椒花集》，以见王薰毕生之行状，领略其母子诗文精髓一二。

最后不能不提一下那棵桧树。戚学标当年曾有诗咏曰：千年桧树荫后溪，乌衣新有辟街西，说的就是这棵树。据考证，前王住宅，成于明代（1368-1644），桧树即是随住宅建成而由王氏先人迁植于此的（迁植时已是大树）。2001年，温岭太平县前街及西门一片拆迁，前王就在此范围中。在拆建协议尚未达成一致、桧树保护没有明确方案的情况下，桧树竟一夜之间被人锯成了三段，作案者自然逃之夭夭。桧树生存无望，王薰先生公之家人只好将其残留的根部一段掘起，珍藏以留作纪念。一棵有着500年历史（甚至更长时间）的古木，竟如此轻易地丧生，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我辈生小，未曾聆听过先生公只言片语的教诲，甚憾，惟幸远瞻过先生公。然孩提时的场景终不能忘，倘若先生公有喜绘画的后人，应该为这位先祖作遗像一幅，其构图当是：先生公坐在躺椅上，一手执书卷，一手抚茶壶，前面是一溪流水，身后是那棵桧树。

